

校门前妈妈的亲吻,是最动人的回忆 ②

母子之间



九把刀 著
现代出版社友情推荐

[内容简介]

全书以九把刀陪伴母亲治病为主线,记录自2004年母亲被确诊为血癌后,在陪伴母亲战胜病魔的过程中,作者对亲情、对人生的感悟。当他得知母亲的治疗费用异常庞大的时候,毅然决然地和出版社达成协议:“从现在开始,只要我每写一本书,你下个月就出版,然后立刻给我一张当天就可以换到现金的支票。”从此,他一边陪妈妈,一边坚持每天写作5000到8000字,14个月下来连续出了14本书,而第14本书,就是《妈,亲一下》。

[上期回顾]

妈妈得了急性脊髓型白血病,但她依然很乐观,在病床上还遥控爸的生活,维持家里秩序。

哥快来了。我们常常在南往北返的车上聊妈。一直以来我们都庆幸没让妈失望,我们很清楚身为妈的骄傲,身上一定要有各自的光芒。哥说我的成就来得最早,妈总是很开心跟别人说我出过书,据说在网络上很红,每次去书局买医疗相关的书籍,都会像纠察队检查我的书有没有放在架上。我总是期待将来有什么大众文学奖等我抢,站在台上发表讲演时好好谢谢我妈。

妈常说,我的文学细胞来自于爸,然后提起爸以前写给妈的情书。小学四年级末的暑假,妈突然兴起让我们兄弟去国语日报社学作文的念头,于是牵着自行车,带我们到国语日报社报名作文班。

在国语日报那里,我尽情地写,认真地写,写出了兴趣。不能不认真,不能不尽心,因为妈妈几乎是榨尽每一分力,想办法让我们才华横溢。但在当时我是挺错愕的,虽然小年纪,却已模糊知道家里的债务状况,妈努力凑钱让我们三兄弟都能补习英文,现在又多了作文,让我感到错愕又内疚。每次老师将牛皮纸袋递上要我拿回家装学费,上面的数字都让我很心虚。一想到妈绝不在教育费用上皱眉头,我的鼻子就会酸到出水。

上了初中后,我不只会写,还多了鬼扯式的幽默,每次乱写的周记都在班上传阅。只要作文的题目定得有点松散,我就开始借题写小说。对于我后来立志专职写小说这件事,妈也给予近乎豪赌的尊重,并没有一直用世俗的职业观贬抑我、逆向激励我,或是过度担心。虽然我的个性充满太多的破绽。

两年前我第一次投稿小说就得了彰化县磺溪文学奖,次年再得一次。妈超高兴,认真地将小说看了一遍。“我最喜欢《等一个人咖啡》,因

为里面的主角讲话根本就是田田你嘛!”妈说过。那个故事是妈最快看完的,也最喜欢。“等一个人咖啡的主角……是女生耶。”我愕然。但想想也是。只有妈妈跟我说过这样的评语,在所有的人都没有发现的时候。“妈,我永远都不会忘记你送我进国语日报社那天,你戴着帽子、牵着自行车的样子。”我说,不只说了一遍。一个作家的三元素,情感、灵感,与动力。我的生命里,妈妈对我灌注的爱,三者兼具。

早上回到家,换哥哥在医院陪妈。睡了两个小时,我将几件琐碎的事逐一完成。小打电话来关心,嘱咐我要勇敢。前几个星期毛跟我又经过不少风雨,但她很了解妈对我的重要。“我觉得我现在写的东西不是疾病文学,是陪伴文学。我觉得我在写我妈妈的故事时,情绪获得纾解,勇气也不知不觉生了出来。”我说,意识到其实是妈陪伴着我。对一个完全以这个家庭为重的妈来说,这份陪伴书写能让妈知晓她在我们每个人心中的“意义”,而不是一个模糊的、形而上的“重要”。

妈不会骑摩托,不会开车,只会骑学生时代学会的自行车。而妈的个子小小的,只有145厘米,要刹车时一定要得轻轻跳下,在路上十分好辨认。“妈,打勾勾,如果我考上大学你就要学骑摩托。”弟弟是家里最后一个考大学的儿子,成绩不上不下,使他跟妈的约定包罗万象,有骑摩托、下象棋、玩扑克牌、打麻将等等。后来弟弟突破实力考上了师大工教,妈也真的尝试学骑摩托。但就在第一天练车的深夜,妈在家门口的小街道上努力驾驭铁金刚似的名流一百,一个刹车不及,慢慢地撞上一台出租车。妈只受了点轻伤,但从此不敢再学,所以妈还是骑着她的自行车。记忆中妈的自行车从未新

过,妈没坐在椅垫上的时间比真正踏轮子的时间要长。小学时,如果爸偷懒,妈就骑自行车送我们兄弟走路去上学。其实我们家离民生小学并不远,只有一公里左右,但妈就是不放心。

轮流坐在妈牵的自行车上,我们慢慢经过彰化最有名的两间肉圆店,穿过一条专卖过时衣服的成衣街与车站附近的小吃市集,走着走着,看见牛肉面店左转,然后小心翼翼穿过大马路,进入靠近学校的两条小巷。书包在妈的自行车篮子里晃着,此时我的心会开始扭捏。

那个时期的小孩子多半都很畏惧“在同学面前丢脸”,让父母接送上下学意味着自己被溺爱、不够成熟。跟妈越靠近学校,我就越怕被同学看见,简直是提心吊胆,于是一定不会在靠近学校时坐在自行车上。尽管别扭,但我很清楚妈的爱,所以从没像同伴用大吼大叫斥退父母的温馨接送,只是羞得将拳头捏紧。矛盾的是,妈送我们到校门口时,我们会很自然地朝妈的脸颊亲一个。“妈妈再见。”我们亲亲道别。“要乖啊,不要再让老师写联络簿!”妈说第二句话的时候,几乎都是针对我。我的小学就是在不断被老师写联络簿的恐惧中度过。

民生小学有三个门。每个兄弟因为各差了两岁,所以离开妈的地点也不同。记得我刚上五年级不久,哥已上初中,弟又先进学校另一个门,一天,妈独自送我到正门口时,嘱咐我几句就转身牵自行车要走。“妈,还没亲?”我愕然,有点不知所措。“长大了啦,不用亲,快进去。”妈说,有点腼腆。我眼眶骤然一红,泪水噙满了视线,几乎要哭出来地走进学校。忽然,妈叫住了我,我眼泪汪汪地朝妈踱步。“好啦,过来。”妈说,终让我在她的脸颊上啄了两下。

之后那两个吻成为妈不断向亲戚说笑的经典画面,也是我记忆中最动人的时刻。

之后哥哥上了高中,将挂有篮子的水蓝色淑女车除役后,妈就接手,往后又在上摇摇晃晃十多年。篮子经常装满了菜跟日常用品,有时重得不可思议。但我们一个个都比妈妈高、重,再也不会坐在自行车上头,让妈慢慢牵着了。

那些温馨接送的日常画面虽然不曾留下照片,但我说过,这世界上没有巧合,所有的事物都像齿轮般紧紧咬合,都有存在的重要理由。我对关于妈的记忆特别鲜明,必是为了保存那些动人的时刻。

早上哥来换班,我坐火车上台北。下午跟北医约了做核磁共振,检查我坐骨神经痛的程度是不是达到“替代役体位”的程度。

这几天奇变陡起,心理的负担使身体变得很容易累。坐在台北的自强号上,我罕见地停止维持了三年的手指惯性,没有在膝盖上飞快写小说,一路呼呼大睡。到了北医挂了号,塞了耳塞,开始了我只在电影里看过的核磁共振检查。

我安安稳稳躺在密闭空间中,渐渐地又想大睡一通,可惜我无聊至极张开了一次眼睛,察觉到自己身处一个窄小空间,虽立刻合眼,但无法忍受的窒息感立刻涨满了我的身体。我害怕的东西实在太多了,怕高,怕鬼,怕别人不相信我,怕Puma(注:九把刀的宠物)合眼时我没抱着它,怕价值两亿元的双手断掉……但我可以确定,我最怕没有妈妈。

“你们兄弟凡事都要商量好……不管妈最后有没有好起来。”妈昨晚吃稀饭时突然这么说,害我剧震了一下。

妈你不要一直吓我。

汉奸黄浚泄情报,日本船舰连夜逃

11

纪实文学



魏风华 著
江苏文艺出版社友情推荐

[内容简介]

历史一旦被总结,就会被扭曲;只有翻开历史的细节,才能看到真相!本书以细腻的笔法,通过战场上一个个具体的人、具体的行为,向您讲述一场真实的抗日战争,为您一一还原皇姑屯事件、九一八事变、七七事变、淞沪会战、南京大屠杀等重大历史事件中的决定性细节,将历史的真相交还给您。

[上期回顾]

1933年,蒋百里以私人身份访问日本,转了一圈后,他就预言:未来几年内,中日间必有大战!回国后,他多次提醒蒋介石应该开始备战,随后以军事委员会顾问的身份参与国防计划的制订。蒋百里又写成了《日本人:一个外国人的研究》。文章结尾处,将军这样写道:“胜也罢,败也罢,就是不要同它讲和!”

上海局势山雨欲来。

日本租界地主要在虹口,所以虹口及杨树浦驻有海军特别陆战队士兵2000多人,海军联合舰队第3舰队的30来艘军舰,则在长江、黄浦江和东南沿海一带转悠。第3舰队又称中国方面舰队,是专门为中国“准备”的,如果拿笔画出来,你会看到,一排飘着太阳旗的小军舰整整齐齐地堵在中国的海岸线上。这画面一点都不卡通,而是看上两眼就令人心痛!

第3舰队司令官是长谷川清(江田岛海军兵学校31期,福井县人),七七事变爆发以后,日本海军军令部次长岛田繁太郎(江田岛海军兵学校32期,东京人)给长谷川清发了电报,叫他带舰队主力迅速返回上海,这时此人正带着舰队在台湾海峡搞演习。一帮大小鬼子呜里哇啦地研究对策,最后得出的结论是:有必要派人去侦察一下中国搞的工事,尤其是虹桥机场附近的,按他们接到的情报,这里多少秘密驻扎了一个团的中国正规军!

于是一个叫大山勇夫的家伙就喊了“到”。接到去虹桥机场附近侦察的任务后,拉了小兵斋藤要藏就上路了。斋藤开摩托,大山带了个相机,坐在跨斗上,时间是8月9日傍晚5点。由于是晚夏,实际上天还很亮。

虹桥机场当然是军事重地。大山他们到机场附近后,朝着远处的军事工事一阵拍照。大山照了十来张后,发现离得太远了,于是叫斋藤再往前开。他们穿着军装,佩着枪和相机,还开着军用摩托,在机场重地一阵转悠,就真以为不会有事情发生么?

停!大山和斋藤不下摩托,一踩油门,竟朝机场大门撞了过去。这保安队员可不是保安队员,而是化装成保安队员的钟松旅的士兵。两年前,德国军事顾问训练中央军,蒋介石开了第一批十支部队的名单,其

中就有钟松的独立旅。或者这样说,这个旅的士兵,都算得上是百里挑一的精锐了,怎么讲,因为甩手一枪,就打到斋藤的脑袋上了,斋藤歪了脖,没气了。

显然这是大山没想到的,他本来是很自信的,但瞬间的恐惧取代了自信,下意识地说了句:我们是日本海军!然后下车逃跑。第二枪打过来,同样非常之准地在脑袋上打上了个窟窿。大山也把脑袋一歪。

事件发生后,上海警备司令部参谋长童元亮(保定陆军军官学校6期,浙江兰溪人)派参谋处长朱侠(金陵军官学校,浙江瑞安人)带着参谋科长钟桓、参谋刘劲持二人赶到现场,对死尸一搜身,从其中一个人的兜里找出张名片,上写:日本帝国海军大山勇夫。

第二天,一被通知到虹桥机场的本田辅等人一下车,就看到大山和那个小兵的死尸后,本田还没说话,他身边的冲野怪叫一声:你们敢袭击帝国海军的人?!双方在现场的人员剑拔弩张,就差动手了。

日本总领事冈本孝正正在上海市政府跟俞鸿钧谈判,说这事儿已在日本引起震惊,然后递交了日文书面要求。但翻译时出了个问题,上海警备司令部的人翻译的是“撤退各街道上的一切防御工事”,而上海市政府的人翻译的是“撤退各街道上的一切防守部队”。实际上,无论哪种翻译,撤防御工事也好,撤防守部队也好,都是中国无法接受的,华东大战已经临近!

蒋介石计划借助德国军事顾问帮中国训练60个德式步兵师,到开战时已经训练20个师,但这些师的德式程度不同,第87师(原中央警卫第1师)、第88师(原中央警卫第2师)、第36师(在第87师和第88师补充旅的基础上编建)这三支姊妹部

队的德国化最浓。

就这样,一时间,从苏州、无锡到上海的公路上,都是装满士兵的卡车。此时所有往上海的火车都停止了客运,而被辟为军用专列。可以想象,看到这样的场景,沿途民众有多高兴。在铁路站点停车时,士兵们把手伸出车窗外,冲人们挥动着;民众们呢,则不停地往车窗里扔香烟、罐头、水果和饼干。这一天,中国人等得太久了!

张治中作为京沪警备司令,成了上海大战前期当仁不让的主角。进军上海的命令下达时,蒋介石问张治中:我将先发制人,扫荡上海之敌,你有没有把握?张治中答:一定要有空军和炮兵的配合,若空军能将敌人据点毁灭,我步兵则具有把握。蒋介石又问:我们空军的力量,你是知道的。如扫荡不克,能否站得住?张治中答:若空军不能奏效,我步兵以主力固守阵地,掩护有力部队突击,稳扎稳打,也可站得住。

8月12日天不亮,张治中带着京沪警备司令部部员,悄悄地离开苏州,向上海秘密转进,清晨达到上海外郊的南翔。就在这一天,他被任命为第9集团军司令,负责围攻上海市区的日军。第87师主力乘300多辆军用卡车,推进到了杨树浦正面阵地,余部开进吴淞;第88师则乘火车到达上海。按张治中的命令,该师在南翔附近的真相待命;钟松旅开进了南市。两个炮兵团则进入真如、大场阵地。上海市保安队和警察总队在虬江码头至张华浜一线警戒。第88师师长孙元良到真如后,发现这里的地形无论是攻还是守,都不利于中国军队,于是叫先头部队一个旅冒险推进到闸北,在北站、宝山路、八字桥、江湾一线占领阵地。

上海市民在8月12日一出门,发现大街上都是中央军。自从1932年

中国军队撤离上海后,已经有整整5年没看到自己国家的军队了。一时间,上海市民百感交集。

上海一出事,蒋介石就下达了长江封锁计划。作出这个决定,除了阻挡下游日舰威胁南京外,更主要的是截断停在武汉的5艘日舰和多艘商船的退路。没想到情报竟被日本人搞到了。泄露消息的,是行政院机要秘书黄浚。黄浚是福建人,早年留学日本早稻田大学,后来在北洋政府干事,北洋垮了后,又跑到南京混官。当时日本在南京铺了情报网,情报网直接由驻华大使馆领导,日本情报人员在南京政府各部门撒网,最后把黄浚捞了上来。亲手捞黄浚的,是日本驻南京总领事须磨弥吉郎。

须磨得到黄浚提供的情报后,立即把消息发给东京,东京又立即发给武汉的分遣舰队司令官谷本马太郎(江田岛海军兵学校35期,广岛县人),就这样,谷本带着大小舰船,从长江中游载着侨民连夜逃跑,除了两艘商船跑得慢被扣外,其他舰船一口气到了上海。

事情发生后,蒋介石气得鼻子都歪了。8月13日午夜,正在扬州机场值班的空军人员接到一个电话。电话里的人说一口宁波话,开始的时候,值班人员还没听清,最后才搞明白,打电话的人要他们立即出动飞机,带上炸弹,把正沿长江往上海逃的日本舰船全给炸了。值班人员最后问了一句:您是哪位啊?对方说:蒋中正!

就这样,空军随后出动18架“霍克式”驱逐机,各带500磅炸弹一枚,飞越江阴要塞,沿江寻觅日本舰船,但还是晚了,最后只在吴淞口以东白龙港找到一艘日舰。这艘日舰也就倒了霉,18架飞机轮番轰炸,没几分钟将其炸沉。事已至此,一切就看张治中那边了。